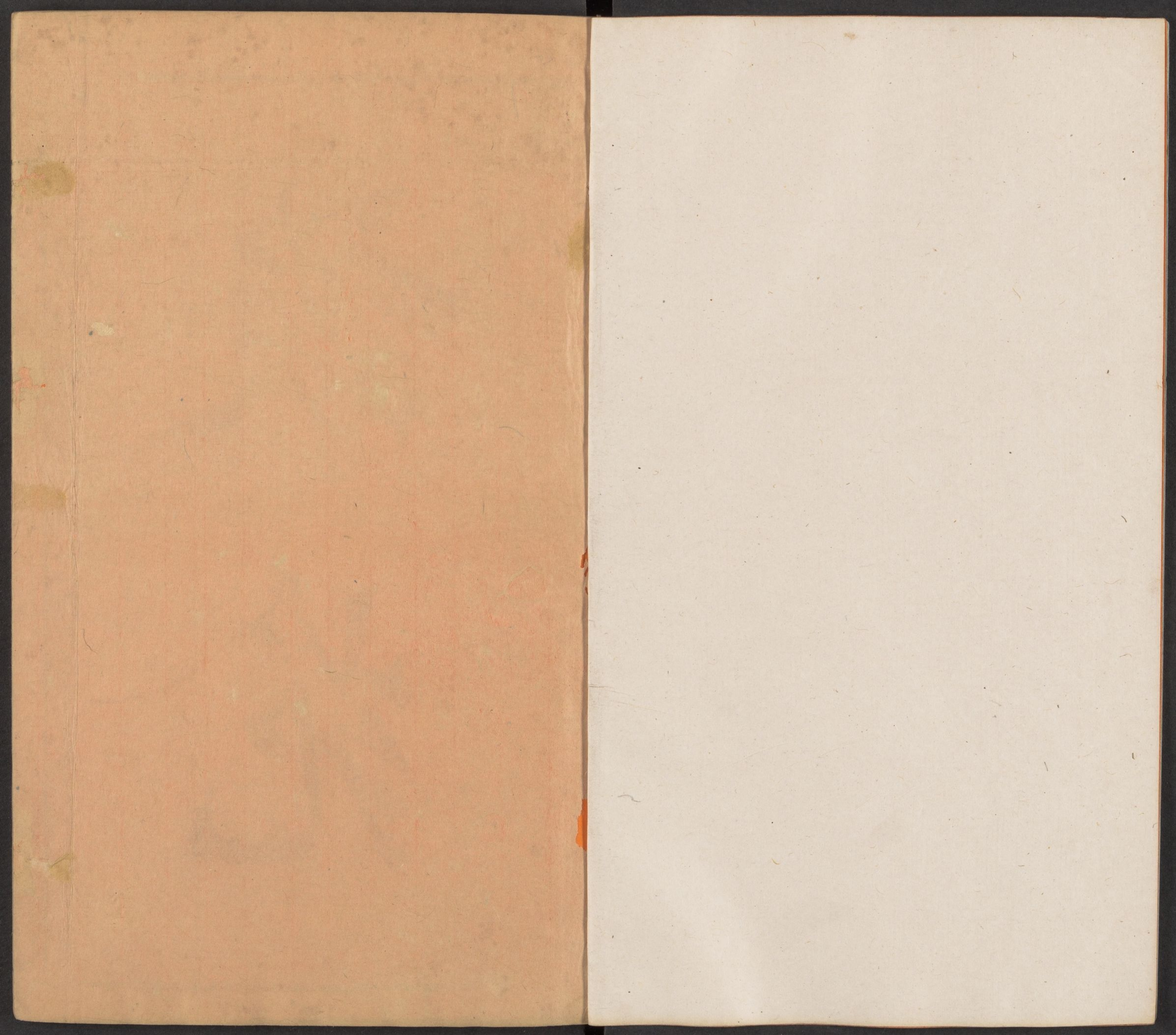


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3092





談

山苑

寶顏堂訂正談苑卷之一

宋 孔平仲毅父撰

明 黃承玄與參 全校

沈孚先白生

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

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

呂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

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許州仁宗曰不虧它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
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
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沈吟久之曰使弼
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
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
閣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
院待漏既入朝張公唯祇候宣麻呂公唯準擬
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

大驚於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知許州也

太祖朝都知押班皆以供奉官爲之內中祇應
裹頭中衣褐衫而已仁宗朝王守忠官至留後
乞綴本品班赴宴閣門從之自知未允辭而不
赴

禁中近清明節神宗侍曹太皇因語自來却無
人做珠子鞍轡雖云太華然亦好也太皇聞此

語已密令人描樣矣不數日實促就珠子鞍轡傳宣索玉鞍轡一副神宗莫測所欲用亦莫敢問依旨進入太后令送後苑拆修遂施珠鞵焉其上作小紅羅銷金坐子劣可容體甫近上已以鞍架載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悅取小鳥馬於福寧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鞵士論皆謂雖神宗絕孝亦光獻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獻太皇太后疾病稍間神宗親製一

小輦極為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云娘娘試乘此輦往涼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無事天氣亦好遂載而之涼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輦曰官家太后親自扶輦當時在曹家作女時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見顏色王正仲進光獻悅詞云珠鞵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盖用此兩事也鞵音篋有一朝士因宰相生日獻詩卒章云長居廊廟

福蒼生朱巽艸制云某官夙負官材真宗令出
典藩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
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荅上作色曰如此叵耐
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
齷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
大年必徑出它處亦然如袁盎晁錯也文穆去

朝士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日奏真廟傳
宣令作詩竟不肯送

真宗將立明肅作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
作冊文丁云不憂不富貴大年荅曰如此富貴
亦不願王旦相罕接見賓客惟大年來則對榻
臥談卒時屬其家事一付大年丁晉公來求昏
大年令絕之

王文正公以清德事真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

言文卷一
陳設鮮華且顧視意色不悅上已覺其如此至
中休命左右以舊陳設易之矣

蘇軾以吟詩有譏訕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
御史臺差官追取是時李定爲中書丞對人太
息以爲人才難得求一可使逮軾者少有如意
於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携一子二
臺卒倍道疾馳駙馬都尉王詵與子瞻游厚密
遣人報蘇轍轍時爲南京幕官乃亟走介往湖

州報軾而僎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
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軾在
告祖無頗權州事僎徑入州廨具鞞袍秉笏立
庭下二臺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憚惡人心洵
洵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無頗云事
至於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軾議所以服自以
爲得罪不可以朝服無頗云未知罪名當以朝
服見也軾亦具鞞袍秉笏立庭下無頗與職官

皆小憤列軾後二卒懷臺牒拄其衣若匕首然
僕又久之不語人心益疑懼軾曰軾自來憂
朝廷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
訣別僕始肯言曰不至如此無頗乃前曰大博
必有被受文字僕問誰何無頗曰無頗是權州
僕乃以臺牒授之及開視之只是尋常追攝行
遣耳僕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卽時出城登舟
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此事無頗目擊也

呂申公作相宋鄭公參知政事呂素不悅范希
文一日希文荅元昊書錄本奏呈呂在中書自
語曰豈有邊將與叛臣通書又云奏本如此又
不知真所與書中何所言也以此激宋宋明日
上殿果入劄子論希文交通叛臣旣而中書將
上呂公讀訖仁宗沉吟久之徧顧大臣無有對
者仁宗曰范仲淹莫不至如此呂公徐應曰擅

言苑卷一
六
答書不得無罪然謂之有它心則非也宋公色
沮無辭明日宋公出知揚州又二年希文作參
知政事宋尚在揚極懷憂撓以長書謝過云爲
儉人所使其後宋公作相薦范純仁試館職純
仁尚以父前故辭不願舉

蘇子瞻隨皇甫僎追攝至太湖蘆香亭下以柁
損修牢是夕風濤傾倒月色如晝子瞻自惟倉
卒被拉去事不可測必是下吏所連逮者多如

閉目率身入水頃刻間耳旣爲此計又復思曰
不欲辜負老弟弟謂子由也言已不幸則子
由必不獨生也由是至京師下御史獄李定舒
亶何王臣雜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
子瞻憂在必死掌服青金丹卽收其餘害之士
中以備一旦當死則併服以自殺有一獄卒仁
而有禮事子瞻甚謹每夕必然湯爲子瞻濯足
子瞻以誠謁之口軾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託

以二詩爲訣獄卒曰學士必不至如此子瞻曰
使軾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
達則目不瞑矣獄卒受其詩藏之枕中其一詩
曰聖主寬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
了先償債十口無依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
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人間
未了因其後子瞻謫黃州獄卒曰還學士此詩
子由以面伏案不忍讀也子瞻好與子由夜話

對榻臥聽雨聲故詩載其事子瞻旣出又戲自
和云却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子瞻
以詩自被劾旣作此詩私自罵曰猶不改也
皇甫僎追取蘇軾也乞逐夜所至送所司案禁
上不許以爲只是根究吟詩事不消如此其始
彈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爲軾憂之至是乃知
軾必不死也其後果然天子聰明寬厚待臣下
有禮而小人迎望要爲深刻如僕類者可勝計

哉

有人問秀州崇德縣民長官清否荅曰漿水色言不清不濁也

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真鶴也形體緊小不食魚鰕惟食稻梁人餽以飯則食之其體大好食魚鰕啄蛇鼠者鶴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梁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鰕者不能去耳

河豚瞑目切齒其狀可惡不中度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爲脯先以海水淨洗換海水浸之暴於日中以重物壓其上須候四日乃去所壓之物傳之以鹽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則肉猶活也太守李大夫嘗以三日去所壓之物俄頃肉自盆中躍出乃知滹之不熟真能殺人也

松江鱸魚長橋南所出者四腮天生膾材也味美肉緊切不終日色不變橋北近崑山大江入

海所出者三腮味帶鹹肉稍慢迴不及松江所出

號石重重紫白相間以筆描紫上緩手剖之紫去白見隨意所欲作何物象至於林木亦可以藥筆為之以手試之有參差齟齬者皆偽也物枇杷須接乃為佳果一接核小如丁香荔枝再接遂無核也

京師有畜鐵鏡者謂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則指端見有白氣以氣之長短驗人之壽夭好事者乃以厚價取之既而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蓋磨鏡時只以往手無以來手則照指自見其端有如氣者耳相船之法頭高於身者謂之望路如是者凶雙板者凶隻板者吉隻板謂五板七板雙板謂六板八板以船底板數之也造屋主人不恤匠者則匠者以法魔主人木上銳下壯乃削大就小倒植之如是者凶以阜角

木作門關如是者凶

許敏明州人張唐卿榜第一甲及第爲大理評事知縣嘗因用刑箠殺人其後冤屢見但相去尚遠經二十年敏以太常博士通判蘇州其冤漸近稍如榻與敏夫婦同寢其始敏夫婦在外冤臥於內旣而間隔臥于夫婦之間知其爲鬼無如之何也是時詔索天下御容令轉運司差官護送入京敏與太守林大卿不協于上司求

行自京師歸至忤上青陽驛其冤逼之敏死驛中

鍾著作生二女長嫁宋氏生庠祁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爲尼與僧居和大師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與稽今爲朝奉大夫與稽之視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黃丸療風疾者也飲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鄉里疾疫以藥歷詣諸家救其所苦或以錢

調之薛尼于宋氏以姊妹親常至京師是時庠
爲翰林學士尼還常州和病問尼曰京師諸爲
名族善人者尼曰吾所出入多矣無如宋內翰
家也和曰我死則往託生焉尼謂曰狂僧宋家
郡君已娠矣安得託生和曰吾必往也旣而和
死人画一艸蟲于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將
媿祁之妻往視產見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
旣而聞兒啼曰急令僧去吾將視吾姒人曰未

嘗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旣長形相酷似
和亦好飲酒食肉隱然有艸蟲在其臂名均國
爲絳州太守卒

偷能禁犬使不吠惟牝犬不可禁也或云紋如
虎班亦難禁

高若訥能鑿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
或云冷煖相薄使然

韶州岑水場往歲銅發掘地二十餘丈卽見銅

今銅盆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
變怪至多有冷烟氣中人卽死役夫掘地而入
必以長竹筒端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卽是冷
烟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
出數百丈能燎人役夫亟以面合地令火自背
而過乃免有臭氣至腥惡人間所無者也忽有
異香芬馥亦人間所無者也地中所出沙土運
置之穴外爲風所吹卽火起燁燁然

風不南行陰類也其性畏火置之物上隨其所
向以指南方俄卽避之若有知也種竹就西北
其根無不向東南行者是亦物之性也
江東蘆賤而荻貴退灘之地先一年所生者蘆
也明年所生者荻也

張安道言嘗使北虜方燕戎主在廷下打球安
道見其纓紱諸物鮮明有異知其爲戎主也不
敢顯言但再三咨其藝之精爾接伴劉六符意

言苑卷一
覺安道知之色甚作云又與一日做六論不同
矣

契丹鴨淶水牛魚鱠製為魚形婦人以綴

花面

匈奴尤畏女真國范純禮嘗聞彼使云女真國
人長馬大其境土之廣南北不知幾千里也徐
禧覆於求洛是時匈奴方苦女真侵擾故帖然
自守不敢為中國患

收冰之法冬至前所收者堅而奈久冬至後所
收者多不堅也黃河亦必以冬至前凍合冬至
後雖凍不復合矣川子乳糖師子冬至前造者
色白不壞冬至後者易敗多蛙陽氣入物其理
如此

華山下有南嶽行宮祈禱甚盛雲臺觀常以道
士一人主之有一道士以施利市酒食畜婦人
巡檢姓馬者知而持之共享其利一夕道士夢
為官司所錄送五道將軍殿中并追馬勒鞠獄

具各決杖七十既寤覺脊間微疼潰而爲瘡自知不祥亟往詣馬馬亦在告矣問其夢中所見皆同馬亦疽發于背二人俱卒
虢州朱陽鎮一夕鳧鴈之聲滿空其鳴甚悲逮旦鳧鴈死于野中無數或斷頭或折翅或全無所傷而血汚其喙村民載之入市市人不敢買蓋此鎮未嘗有此物怪之也又一年王冲叛朱陽之民殲焉

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性發往往奔逸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靡之矣

京師語曰宣醫喪命勅瘞破家蓋所遣醫官云其奉勅來須奏服藥加減次第往往必令餌其藥至死而後已勅瘞之家使副洗手悅巾每人白羅三尺它物可知也元祐中韓康公病革宣醫視之進金液丹雖暫能飲食然公老年真氣衰不能制客陽竟以薨背朝廷遣使問後事病

亂中誤諾勅葬其後子姪辭焉

王彥祖學士自言初到南省試天子金玉賦夢中有人告之云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矣須三次如此是歲省下第後過省乃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及第乃圓丘象天賦又二十七年自嶺南知雷州召為館職試明王謹于尊天賦凡三次題目皆天字在下彥祖名汾今為朝議大夫集賢校理

宗室至一品殯葬朝廷遣禮官輓祭舊制知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羲俱在禮院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遲侗私語曰可輓矣汝羲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此吾物也傳者以為笑自元豐官制行太常博士專領輓祭所得絹四博士共之行事十四疋餘十二疋有數皇親聯騎而出呵殿甚盛一博士戲謂同列曰此皆輓材也

王旁丞相舒公之子不患有妻未嘗接其舅姑
憐而嫁之旁自若也侯叔獻再娶而悍一旦而
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
侯氏妻時京師有語云王大祝生前嫁婦侯兵
部死後休妻

羌人以自計構相君臣謂之立文法以心順爲
心白人以心逆爲心黑人自稱曰倘謂僧曰尊
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處佛人好誦

經不甚鬪爭王子醇之取熙河殺戮甚衆其實
易與耳

有一定僧在山谷中漢軍執之此僧曰吾有銀
與汝勿殺我也漢軍受其銀斬其首白乳出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
者賞錢五百萬貫爵爲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
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佯爲食訖
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

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
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拚而已諠播遠近
矣竦大慚沮

竦集幕職兵官議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
吏所謀秘密處置軍馬分擘糧草皆有文字已
成書兩人之力不能舉封鑰于一大櫃中一夕
失之竦進兵之議遂格由此懇乞解罷得知蔡
州其後韓絳西討河東起兵八萬人時天原遣

卒三千皆丁壯強硬令至軍前交割曉夕奔走
饑不得食困不得息旣而班師不用遣還形已
如鬼風吹卽仆假使見虜則不戰成擒矣元豐
四年西伐西人遠引清野以老我師高遵裕領
衆深入不見一人一騎直扣靈武靈武壁甚堅
若有守者我師營漢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
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賊得爲計中夕決河水
至我師潰焉故責遵裕知坊州詞云比以兩路

言苑卷一
六
銳兵進攻靈武而亡士潰卒職汝寡謀遵裕再
責郢州安置

夏竦薨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
哭坐榻茶橐如平時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訝之
戊戌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着衫帽接客無
毀容愈肥澤焉

邢昺疾亟車駕幸其第其子干恩澤并乞不敕
葬王居白待制病猶子侍疾析遺表奏薦焉

張詠自益州寄書與楊大年進奏院監官竊計
之云益州近經寇亂大臣密書相遺恐累我發
視之無它語紙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繳
奏之真宗初亦訝之以示寇準準微笑曰臣知
開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翹楚者以
白超目之每飲席浮大觥遂以爲況真宗方悟
而笑

熊伯通有平蠻之功太常卿范純禮言至蜀中

言苑卷一
親聞其事涓井蠻本誘之降降者百餘人本授
計主簿程之元兵官玉宣令毒之本猶慮其變
也艤舟三十里外待之密約云若事諧走馬相
報元之等以曼陀羅花醉降者稍稍就擒令走
馬報本本急拏舟順嘉陵江而下頃刻至禽所
斬尚未已也本就收此功朝廷賞擢以制兩廣
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清悉用凌牀官員亦
乘之

藝祖載誕營中三日香人莫不驚異至今洛中
人呼應天禪院為香孩兒營

熙寧中張唐民登對其歸美上德之辭云臣尋
常只見紙上堯舜今日乃見活堯舜也

寶顏堂訂正談苑卷之一

終

...其孫士表移今日...
...中武曹...
...天...
...營中三日香入莫不...
...至今...

寶顏堂訂正談苑卷之二

宋 孔平仲 毅父 撰

明 黃承玄 與 叅 沈從先 尊生 全 校

熙河之師上意甚欲得木征以內殿崇班錢五
千貫購之熙寧六年木征降于常河諾城王韶
奏以為令王君萬韓存寶招呼李憲奏以為與
燕達納其款韶憲爭功隙由此啓上嘗對召惠

卿稱憲禽木征之功蓋憲之面奏詳于韶之條
奏故也安南之師上欲遣憲與趙禹往韶時在
樞府與王安石共爭之由是罷憲而遣郭遠上
不平二公之爭使憲舉河西旣而達敗績而憲
有功故上益以憲為可用焉高若訥作中丞與
小黃門同監修祭器遂同書奏狀議者非之
寶元中夏英公以陳恭公不由儒科驟躋大用
心不平之恭公亦傾英公英公除集賢有臺章

恭公啟換為樞密使英公知之意愈怏怏是時
西北有警英公能結內官又得上心乃撰一策
題如策試制科者教仁宗以試兩府大臣欲以
窮恭公之不學也一日仁宗御資政殿見兩府
出此題署云付陳執中等兩府跪受開讀次已
見小黃門設矮卓子具筆硯矣英公色欲揮翰
其餘皆愕然相視未知所為宋鄭公徐奏曰陛
下所問皆臣等夙名謀謨之事臣等不職陛下

言苑卷二
責之可也若策試乃朝廷所以侍尊茅之臣臣
備位執政不可下同諸生乞歸中書令中書密
院各具所見以對仁宗俛首面赤云極是極是
既退恭公謂鄭公曰適來非公之言幾至狼狽
鄭公曰某爲國惜體非爲諸居地也中書所對
皆出鄭公之筆極攻密院之失是時顯立仇讐
矣人言紛紛英公不自安欲晦其迹又撰一策
題故爲語言參差或失黏或不對欲如禁中親

小輦極爲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云
娘娘試乘此輦往涼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
無事天氣亦好遂載而之涼殿太后扶其左神
宗扶其右太皇下輦曰官家太后親自扶輦當
時在曹家作女時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見顏色
王正仲進光獻悅詞云珠鞦錫御恩猶在玉輦
親扶事已空盖用此兩事也

鞦音箋

有一朝士因宰生日獻詩卒章云長居廊廟

福蒼生朱巽州制云某官夙負官材真宗令出
典藩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
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荅上作色曰如此叵耐
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
齋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
大年必徑出它處亦然如袁盎晁錯也文穆去

上笑曰大用豈不在朕而安禮狂妄自許如此
後一年安禮自翰林學士遷尚書右丞

脩內前涉子木計用方圍三千三百條再差職
方員外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侵竊
之弊如此昭素勾當三司修造案半年減十五
萬議者云可罷陝西買木一年雷太簡判設案
御厨每日支麵一萬斤後點檢每日剩支六千
斤先日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

江鄰幾云南郊賞給舊七百萬今一千二百萬
官人俸皇祐中四千貫今一萬二千貫合同司
歲會支左藏庫錢八九萬貫近歲至三十五六
萬貫祿令皇太子料錢千貫無公主料錢例宋
次道云李長主在宮中請十千晚年增至七百
千福康出降後月給千貫

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今三萬九千寺陳述
古判祠部云章伯鎮勘會省案歲給椽燭十三

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糯米八百石真廟三千石
仁宗八萬石

江南民言正旦晴萬物皆不成元豐四年正旦
九江郡天無片雲風日明快是年果旱又曰芒
種雨百姓苦蓋芒種須晴明也春雨甲子赤地
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乘船入市者雨多也
又於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一日
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

日雨騎木驢言踏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
餘言大熟也禪師惠南嘗言上元一夕晴麻小
熟兩夕晴麻中熟三夕晴麻大熟若陰雨麻不
登占亦如此云絕有功驗京東一講僧云雲向
南雨潭潭雲向北老鶴尋河哭雲向西雨沒犁
雲向東塵埃沒老翁言雲向南與西行則有雨
向北與東行則無雨云亦有效驗大理少卿杜
純云京東人言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雨

後朝晴尚有雨也須晚晴乃真晴耳九江人畏
下旬雨云雨不肯止劉師顏視月占旱云月如
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同州人謂
雨沾足爲爛雨

金陵夏氏能致紫姑神神能屬文其書画似唐
人應對機捷蔣山法泉長老曰問仙姑求一偈
子神云神拜來不惜口中口你爲說破泉曰試
說看神曰咄泉曰也是外學之流神曰法泉曰

公案未了神曰將拄杖來良久書頌曰鍾山鍾
山今古長閑天邊雲漠漠澗下水潺潺或寫此
一段語寄示李之儀曰冤哉法泉被三姑摧折
之儀荅曰法泉所謂雪上加霜也

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紫姑者廁神也金陵有致其神者沈邁嘗就問
之卽畫粉爲字曰文通萬福邁問三姑姓荅云

姓竺南史竺法明乃吾祖也亦有詩贈邁近黃
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頗黠捷每歲率以正月一
日來二月二日去蘇軾與之甚狎常問軾乞詩
軾曰軾不善作詩姑書灰云猶裏猶裏軾云軾
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云但不要及它新法便
得也

人畜鷺鷥雖馴熟然至飲秋水則飛去京師夏
間競養銅觜至九月多死鷓生三子內一子則

鷹也然鴟多生兩子也

小池中魚至九月十月間宜取投大水中不爾冬間俱凍死鯢魚惟食艸人刈艸以飼之至八月則不食至三月復食如初

馬子蒸其母則生駮馬此逆亂之氣所爲也

鷄舌香卽丁香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故卽官舍雞舌香取其便於奏對正是今之丁香舌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千金五香連翹湯

無雞舌香却有香丁最爲明驗俗醫取乳香中如柿核無氣味者謂之雞舌香殊無干涉新補本艸重出二物蓋考之未精也海東麻子大如蓮實陝西極邊枸杞大可柱葉長數寸人有在韶州見自然銅黃如金粉價直於金邵化及爲高麗國王治藥云人參極堅用斧斷之香馥一殿今之醫者治病少效殆亦藥材非良也仁宗朝王珪上言請以正月爲端月爲與上名

音相近也

歐陽永叔作校勘時夢入一廟於庭下謁神與
丁元珍同列而元珍在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
後責夷陵元珍爲判官同謁黃牛廟元珍職官
在縣令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宛如昔夢所見
焉

陳州有顓頊

廟狄青知州日夢廟中有榜

題曰宰相蔡確確是時方爲舉人青訪知姓字

召見之語以所夢云善自愛確後果相神宗皇
帝

王汾作館職忤王荆公意判鼓院凡四年家貧
俸薄累乞外任不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欲得
郡須求元公是時元厚之爲參知政事汾亟往
禱之厚之云荆公意思不婉順未可議也然荆
公屢爭事不合恐旦夕出矣姑少俟之未幾荆
公果出金陵吳冲卿當國汾又禱即日得兗州

到官數月尋繹此夢

公乃兗州也

林希於章衡榜下及第在期集處劉庠相揖云
久欲相見有小事言之希問其故曰庠嘗夢登
第在公後三名故識公也希自計唱第時劉庠
始在第三甲以前舉不曾赴殿試今舉直赴殿
試例降一等作第四甲頭又隔數十名方喚到
希以希嘗爲南廟解元仁宗令升綴第三甲未
至第五甲喚到李寔寔南省解元也仁宗又令

升綴第三甲旣而又令置希之上明日唱明經
第張巨已於第四甲進士登科又申明經是時
中兩科者例升一等於是升綴第三甲末自希
數至劉庠正是第三名凡兩日之間更四人者
方符一夢焉

元豐間內臣李憲專領西方之事葉康直爲轉
運使以糧草不辦一日有御寶劄子付憲葉康
直遽斬訖奏憲近習也秘而不宣自科云不過

言苑卷二
中夕必別有指揮中夕扣門甚急果有劄子至
葉康直以三劄示之云須至奉柳矣遂枷項送
渭州取勘既而康直卒無事任使如故今以龍
閣作帥秦州

王荆公初拜僕射握壻蔡下手曰吾止於此乎
昔年作舉人時夢升一廳事人指其榜有僕射
廳字曰他日君當爲此官今夢驗矣官制行換
爲特進元祐初加司空卞幸其夢之不應也公

讓不拜半年方報再讓又數月方報此告下公
薨八日矣竟終於特進焉卞爲予言如此

王曾在青州爲舉人時或令賦梅花詩曾詩云
而今未說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識者已許
曾必狀元及第仕宦至宰相

王琪知歙州吳感作折紅梅小詞寄之云山花
冷落何曾折一曲紅梅字字香

王介甫有江寧夾口詩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

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人或題之於壁續其後云江南村裏老翁子不解吟他富貴詩荆公聞之但笑而已

劉攽貢甫性滑稽喜嘲諷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攽爲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鳴只有艾氣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古之吃者也熙寧中爲考官出臨民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

南御苑馬默爲臺官彈奏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旣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會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嘉問字望之

石中立字曼卿初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爲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士請士爭如錄事叅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後試館職

言苑卷二
為直學士性滑稽善戲謔嘗出馭者又失鞍馬
驚曼卿墜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石
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次遷郎官有上官弼郎
中勸以謹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
又改授禮部郎中時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
詳練故授此職宜減削談諧對曰某授誥云特
授禮部郎中餘如故以此不敢減削天禧為員
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

斤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預郎曹反不及一
獸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獬
耳安可並耶續除叅政在中書畫堂一相曰取宣
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必石曰若司農
寺水當呼為農水也坐者大笑

王汾嘲劉放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
云班班謂之喚班放應叢云寒食每尋君蓋沙
汾為墳耳元祐二年辛雍自光祿寺丞移太常

博士顧子敦自給事中除河朔漕付以治河京師語曰治禮已差辛博士修河仍用顧將軍子敦好談兵人謂之顧將軍也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對曰子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問其故相半夏厚朴何故謂之薑制之

李公懌於秘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曰此李文正手植之竹也蓋自許他日謚文正也劉貢父適聞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繫筆又善種竹邪是時京師有李文政善繫筆士大夫多用之邢恕有文學辯論然多不請而教人士大夫謂之邢訓竟坐教朝士上書奪中書舍人出知隨州後自襄州移領河陽彭器資作告詞云勉蹈所聞無煩多訓蓋譏之也

言苑卷三
孫莘老爲御史中丞不甚言事以疾辭位得宮
觀劉貢父作告詞云未得聞生之奇論今乃以
疾而固辭亦譏之也

朝士趙昶有兩婢善吹笛知藤州日以丹砂遺
子瞻子瞻以蘄笛報之并有二曲其詞甚美云
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日斜風裊又云自栢伊不
見中郎去後孤負秋多少斷章云爲使君洗盡
蠻風瘴雨作清霜曉昶曰子瞻罵我矣昶南雄
州人意謂子瞻以蠻風譏之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兩府頗不憚移疾
不出朝士問候者但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
云只消一服清涼散便安矣蓋謂兩府始得青
涼傘也張唐公謚錢思公作文墨公諸子服經
邀執政訴之石中立指其幼者云此東山一寸
金也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

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疎闊也王曰何故荅云逢這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館中鐵火罩鄭天體戲王原叔云此王將軍兜鍪亦謂其侏儒也

狄青王伯庸同在樞密府王常戲狄之涅文云愈更鮮明狄云莫愛否奉贈一行伯庸爲之大慙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士得杞人楊朴上問曰卿

臨行有人贈詩否朴對曰臣妻一首云更無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
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使之復還山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固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數陳以爲失德所招

言苑卷一
上意不悅且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
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
事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
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
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它日
當見之且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
不講時沆已薨且繪像事之每胷中鬱鬱則摩
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姿識也文靖沆謚

也

駕頭者祖宗卽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中使出
外勾常皆責知委狀敢妄奏它事皆伏軍令祖
宗舊制也

真宗禁銷金自東封歸杜倅者昭憲太后之
姪女也迎駕服之上怒送太和宮出家由此人
莫敢犯

陸經多與人寫碑銘頗得濡潤人有問子履近

言苑卷一
日所寫幾何對曰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
行裏

施黔州多白花蛇螫人必死縣中板簿有退丁
者非蛇傷則虎殺之也州連蠻獠三月草長蛇
盛則蛇防戍至九月草衰蛇向蟄則又防秋矣
居民造毒藥取蛇倒懸之以刀刺其鼻下以器
盛其血第一滴下用以毒人立死故也取第二
第三四者每血一滴以麪和作四丸中此毒者

先吐血須臾五臟壅滿潰爛李純之少監云惟
朱砂膏可治此毒純之以藥救人無數仍刻其
方以示土民

吳長文使虜虜人打圍無所獲忽得一鹿請南
使觀之須臾剝剔了已昏夜矣數兵煮其骨食
之皆嘔血吳左丞留雙腎于銀器中云此最補
煖旦欲薦之翌日銀器內皆黑色乃毒矢所斃
爾不敢洩埋之而去虜中大寒七箸必於湯中

蘸之方得入口不爾與熱內相沾不肯脫石鑑
奉使不曾蘸箸以取榛子沾脣如烙皮脫血流
淋漓衣服上

丁諷病廢常令兩女奴掖侍見客于堂中諷之
病以好色既廢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
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
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愈於未病時蓋其來不
專爲諷也

宰臣食邑滿萬始封國公

郊禮前省內官衣錦後省衣綉

後苑銀作鍍金爲水銀所薰頭手俱顫賣餅家
窺爐目皆早昏賈谷山采石人石未傷肺肺焦
多死鑄錢監卒無白首者以辛苦故也

丁諷以館職病風廢于家一旦有妄傳諷死者
京師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
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令乏資由是獲美醞盈

室焉

石曼卿王氏壻也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寬賒曼卿亦不爲人所忌於是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真皇上僊執政因對奏寇準與南行一郡丁謂至中書云雷州司戶王曾參政云適來不聞有此指揮丁云停居主人宜省言語王悚息而已

蓋王是時儼寇宅而居

晏殊言作知制誥日誤宣入禁中時真宗已不豫出一紙文書視之乃除拜數大臣殊奏云臣是外制不敢越職上領之召到學士錢惟演殊奏臣恐洩漏乞只宿學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者深駭之而不敢言也

寶顏堂訂正談苑卷之二

終

寶顏堂訂正談苑卷之三

宋 孔平仲毅父 撰

黃承玄與叅 全校

明 沈孚先白生

真宗上僊明肅召兩府入諭之一時號泣明肅
曰有日哭在旦聽處分議畢王曾作參政當秉
筆至云淑妃爲皇太妃曾卓筆云適來不聞此
語丁崖州曰遺詔可改邪衆皆不敢言明肅亦

言之始惡丁而嘉王曾之直也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贊金陵之行持遲未決遣訪寇準準云惟有熱血相潑爾浸潤者云殊無愛君之心講和之後兵息民安天意悅豫而欽若激以城下之盟欲報東門之役既弗之許則說以神道設教鎮服戎心祥符中所講禮文悉起於此也

丁謂在崖州方奕棋其子哭而入云適聞有中

使渡海將至矣謂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爾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

夏守恩作殿帥舊例諸營馬糞錢分納諸帥守恩受之夫人別要一分王德用作都虞候獨不受又章獻上僊內官請坐甲王獨以謂不須與國寺東火張耆樞相宅近須兵防衛王不與以此數事作樞密副使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

言苑卷三
所變之皮貴老爲其近于親賦云覩茲黃耆之
狀類我嚴君之容試官大噶
永叔云開封多爲皇親所擾送一卒云爲鶉鴒
飛而不下

韓魏公嘗夢崔侍郎在客位及覺問客將有何
官客云崔縣尉在客位乃崔台符也台符明法
出身致位通顯官制行合作尚書而只除刑部
侍郎寄祿至光祿大夫後奪一官終於正議大

夫正議大夫亦侍郎也

魏氏有李後主画竹題跋甚多其一云宗孟噪
清臣誠同一觀又有李書云元豐辛酉清明後
三日中書昭文位觀傳正遂明邦直志道三公
執政張誠一武人用事者耳

程戡侍郎自言爲御史時接伴虜人張觀中丞
教之曰待之以禮荅之以簡戡佩服其言或云
不然虜人見人語簡便生疑心極恼人不若曠

然以誠接之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老諭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若谷教一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韓稚圭教一門生云穩審着大事將做小事做小事將做大事看胡援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

文章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攻剽數郡殺害捕盜官東南爲之騷然凡恩所經涉監司守將皆坐貶絀其餘相連得罪者不可勝計旣乃招降予官朝廷以其悍勇頗任使之一旦恩至三班院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竝無公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益亦同供狀乃云前任信州巡檢爲廖恩事勒停都下相傳以爲笑焉

言苑卷三
四
杜祁公爲樞密使內降某人與近上班行停之
數日同列促之不聽中使宣催公翌日奏某人
是誰奏請容商量初不宜諭再三論之方云是
貴妃誕育時產媪之子又再三論之只除三班
借職又求監都商稅院公奏云此係三司舉官
一歲四十萬貫稅額堅持不可猶得南排岸
大內都知張惟吉請謚禮官以吉前持溫成喪
不當居皇儀歿一夕爭之至明時宰阿諛順旨

惟吉頓足泣下緣此得謚忠惠陳執中以不正
諫前事至死禮官謚曰榮靈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汎舟湖中只
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琪南方人知
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呼曰
晏稍使柁不正也

范希文知鄧州是時法網疎闊監司尚預游宴
張去惑爲點提刑獄醉中起舞旣而曰啟諫議

壞了提刑也

朱東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時歐陽永叔爲太守杜彬作倅曉音律永叔自琅琊山幽谷亭醉歸妓扶步行前引以樂彬自亭下舞一曲破直到州衙前凡一里餘永叔詩云杜彬琵琶皮作絃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問皮何以作絃焯云永叔詩詞之過也琵琶誠好乃國初老聶工造世間只有四面今尚收藏在家但無皮絃事

爾

朱東之云昔年爲宿州符離令孫元規以節副安置每來縣中打毬射弓後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卽位起知慶州元規私語朱云當時作樞副以不讀温成冊出於水門外濮王送書相別稱美其節槩亦有書荅之後來驗書乃英宗詢翰今日一起其端自此人事倚伏不可也知唐子正桂州人爲舉人時入京道中遇一道人

言苑卷三
服破敝人皆疑其盜也疎之道人者辭去留一
詩與蔡州門卒候唐過予之驗其日乃辭去之
日也相去已十程矣詩曰知汝有心求富貴到
頭無分學神僊又云直待角龍危燕會好來黃
鵠臥林泉後三十年子正以太子中舍通判邕
州交趾入城子正自縊於官舍壁下乃熙寧九
年正月二日也歲在丙辰故曰角龍正月二日
危月燕直日故曰危燕子兒童時已聞此詩驗

于三十年後乃知交趾一覆三州殺人無數亦
非偶然爾

賈易以諫官責知懷州替鄭侂赴闕李之儀夢
鄭侂依舊知懷州數數對親朋言此夢既而易
以到官上表再貶知廣德軍侂已知單州待闕
尚逮自言于朝廷復以懷州還侂之儀之夢遂

驗

吳充病贅仁宗見之揜鼻既曰諭執政者曰充

病矣其後執政進擬差除不敢公去充但于姓名下小書病字以是終仁宗世充罕至京師一旦神宗卽位充歷踐二府日在上左右其贅比舊加大冗且腥甚而上不惡焉則夫命之至也雖病也有物蓋之矣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云取本草白字藥服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是後人益之

宋次道云唐三百年惟薛平爲滑帥田弘正爲魏師興河役力省工倍它時未嘗略爲患也

館中同列疾王文穆使陳越寢如文穆之屍石中立作文穆之妻哭其傍餘人歌虞嬪于前後欽若聞之密奏將盡逐之王文正持其奏下不

蘇渙郎中押伴夏人云賣銀五千兩買樂人幞頭四百枚薰衣香龍腦朱砂凡數百兩及買綾爲髀衣

陳執中作相杜祁公引年一表便許止除少師

言苑卷三
物論喧然富彥國在鄆葉道卿在青皆不平之
執中守亳病甚累表乞致任不允移曹南臥京
第者踰年又五年方許致仕是時富公作相欲
矯前事耳

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常在昭宗側梁祖
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熟視梁祖忽奔走號躑
褫其衣冠全忠大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不
愧怍

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
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見之婢子
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真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
知命何乃至此荅云某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
以不墓父母乃被尅折旣而泣下向欲質以一
事乃問以陰中善惡之報靖言世間所傳皆不
誣也只如張退傳官職壽康人所仰望然鄴都
造獄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向密記其說

言文卷三
九年
明年車駕游池宣召張士遜士遜至向適於稠
人中望見之以爲士遜精健如此鬼語乃妄言
耳明日聞士遜薨矣

郭逵伐交州行師無紀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
進兵有日矣乃付諸將文字各一大軸謂之將
軍下令字畫甚細節目甚繁又戒諸將不得漏
洩諸將近燈火竊觀之徐禧嘗見之云如一部
尚書多禧三日夜讀之方竟則諸將倉猝之際

何暇一一也內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猪
穀仰諸軍多養猪如象則以錐刺猪猪旣作穀
象自退走

余不修飾作諫官乞不修開寶塔時盛暑上
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永叔夢爲鸛鶴飛在樹上意甚快悅聞榆莢香
特異永叔嘗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
慟夢神人別以一子授之白毫滿身母旣娠白

言苑卷三
十
毫無數永叔生毛漸退落

宋庠罷叅鄭戩罷樞葉清臣罷計吳安道罷尹
蓋呂文靖惡其黨盛也時數公多以短封度詞
相往來如青骨不識字米蓆子作版之類青骨
謂蔣堂時諺謂知制誥爲識字待制爲不識字
楊吉作發運以餉權要得戶部副使

李昭邁修撰自河中移知晉州云母夫人年八
十矣事姑二十年唯梳髮髻姑亡始戴冠今士

大夫家子婦三日已冠而與姑宴飲矣

呂文穆薄遊一縣胡旦隨父宰邑客有譽呂舉
其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
漢耳呂明年中甲寄轂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
矣胡荅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次
榜果中首選

舉子以巨軸獻胡旦旦覽之曰旨哉旨哉

王介得知常州劉貢甫以語諛之介曰貢甫非

豈弟君子乎貢甫曰雖非豈弟君子却是打爺
知州常州風俗毆父有橋名曰打爺橋
白黑簡心此東漢書語也或以命謝師直之告
譏其好奕也

蔡立知江州後娶崔氏生一女前妻一子娶袁
轂之女病瘵而死憑于崔氏之女凡語言皆怨
其後母之薄也云人死皆有一蟲轉以付人以
與崔氏之女又以其先亡母勸之令勿自殘賊

親戚今不與矣其始已議攢殯袁氏云吾無兒
女它日誰葬我者不如焚我也比至火作之時
袁氏所憑之語忍痛之轂聞于外焉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云
坐下墓父母當得爲貴神今爲賤鬼足脛皆生
長毛

福州奏販鹽賊謀者四五人從者四十大理
斷官趙衍審刑詳議祝諫盡斷死罪行尋卒臨

命自語曰冤枉殺人祝諫通判楊州未幾亦
知江州瑞昌縣畢從範素健無所苦一夕會客
客前燭皆明惟從範前燭數易屢滅是夕暴病
卒蓋陰氣先有所薄爾
知虔州朝議李大夫自云凡二十五子今所有
一子也其母以屢失子於病風作時啣臂志之
比再生子齒痕隱然在其臂乃知輪迴再生之
說爲不誣爾

太祖建隆六年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代舊號
改元乾德後于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學士陶
穀曰此僞蜀年號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國家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
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
者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
同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詩云五鳳齊飛入

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真宗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賜進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竝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

餽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某盛度丁謂竝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

言苑卷三
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
能照二百里聞者歎服以爲賢于李衛公遠矣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曰錄子今
謂之劄子

真宗臨軒策士夜夢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
相高及拆第一卷是乃蔡齊上見其容貌曰得
人矣特詔執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謠
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
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
臣落職知饒州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
武起師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
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
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點鄉軍仲淹
令刺其手及兵罷還慶路皆復得爲農上以四

言苑卷三
路諸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謀必欲收復靈夏
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
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聞而
懼之遂稱臣

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實錄特除知制誥舊制
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
咨皆舉進士第一時兄弟貴盛當世少比堯佐
退居鄭圃尤好詩賦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

及酒遺之堯佐荅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

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狄青字漢臣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

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

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敵萬之稱謂以一足

以敵萬也初青在軍伍間韓魏公范文正公一

見之皆稱其有將相之器果能爲國立功爲時

名將

王旦字子明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後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外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石介字守道徂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師皆呼爲徂徠先生著宋頌十篇倚那清廟無以加也慶曆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用於兩府侍從臺諫之官宋之用人於茲爲盛介作慶

曆聖德詩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後復本姓啟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睢范蠡嘗改姓故也僞蜀范禹稱亦嘗冒張姓謝啟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謝啟之精切也

景德中夏文莊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在拱

辰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詞公立進喜遷鶯日霞
散綺月沉鈎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

關鎖新秋瑤堦

英廟諱

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

千珠翠擁宸游水殿按梁州上大悅

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

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亦重

厚者之辭也

裴晉公作鑄劔戟為農器賦云我皇帝嗣位三

十載寰海境清方隅砥平駟域中盡歸力穡示
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
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如今區別妍媸願為

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

業文武全材亦見於此賦矣公為水車賦云方

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

其不取意謂水車唯施于旱不旱則無所施公

言苑卷三
在寶元康定間邊鄙有事驟加進擢晏靜則置
而不用亦與水車何異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
廣狹匪彫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
之意可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
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擇任邵材使大小各
得其所又可見矣

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太宗怒而起準

遽以手引赭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乃退上

嘉納之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

鄭公

太平興國七年季冬大雪上賜學士詩曰輕輕
相亞凝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卿時一
盞玉堂閑話道情無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
請宣示上笑曰休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
一條俶大愧服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文譬如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也

田元均治成都有轂有訴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劉隨侍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仁宗暑月不揮扇以拂子敲蚊蠅而已冬月不

預爐醫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

姚歧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

辰預釣魚放鶻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

時先父館伴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曰南朝峭

漢推吾異日先父爲上道此語上曰拱辰荅問

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

難于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

問南朝如卿人才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

道也本朝人才勝如臣者車載斗量不可數計
察斯人大未可量也

氣既淫魚妖歸之會皇帝驟降澆器以前深矣
微起回云自來奉對北博豔豔之氣無收王共
所豔習者云豔對中味之深限然

寶顏堂訂正談苑卷之四

宋 孔平仲毅父 撰

明 黃承玄與叅 全校
沈從先尊生

太祖大燕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
正望雨官家大燕何妨只是損得此陳設濕得
此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
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燕樂太祖大喜宣

令雨中作樂宣勸滿飲盡歡而罷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疾唐國子祭酒李浩所撰刊誤云短啟出于晉宋兵革之餘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旣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

中猶貯御書錢

元祐中

上元

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

正爲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

使故事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

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封上獨賞禹玉詩云妙

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

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

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

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
山谷作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
夢從此祛機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上進錢買兩夜令
十七十八夜是也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
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
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

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
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画葫蘆

真宗次澶淵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其賊後萬
一陷沒則河朔皆虜適也何人為朕守魏公曰
智將不如福將王殿若福祿未艾宜以為守王
公聞命茫然自失第公酌太白飲之曰上馬杯
且曰參政勉之曰日即為同列王入魏戎虜滿
野屯塞四門終日能坐越七日虜退召為平章

言苑卷四
事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脩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乎吳名隨身退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明日致任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也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

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鉄甲冷徹骨四十

言苑卷四
四
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
鬧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執狀進入止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其制不改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國初范質王溥

等自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共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盱眙賜坐啜茶之禮遂廢固不暇於論道矣遂爲定制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未甚進用及卜郊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執綬綏備顧問占對詳敏他日上曰作宰相當用儒者盧果大用真宗詔种放至闕韋布長揖宰執楊大年嘲曰

言苑卷四
不把一言裨萬乘祗又雙手揖三公上召楊曰
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阜囊十軸書乃放所
奏也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
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億曰臣當負荆謝
楊大年年十一舉神童至闕下參政李至喜令
賦朝京闕詩有云七閩波渺邈雙闕氣岿峩曉
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
身立聖朝

元祐中秘閣上巳白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
潛和最工云翠浪有聲黃繖動春風無力綵袵
垂秦少游云簾幙千家錦繡垂王笑曰又待入
小石調也

太宗善奕棋諫臣乞竄待詔賈玄於南州者言
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恐壅遏萬機上曰
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

太宗三子真宗第三封壽王詔一異僧徧相諸

公僧已見七王惟壽王未起僧奏曰徧覲諸公皆不及壽王上曰卿未見安知之僧曰適見三僕立于門皆將相材器其僕卽爾主可知矣三僕乃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太尉承祐也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量無敵欲對飲則召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爲官家仲容蔣濟萬機論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皇帝之德故

曰官家上六喜曰真所謂君臣千載一遇也陳文惠公堯佐與弟堯叟俱位至宰相弟堯咨尤精弧矢自號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回其母馮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路當衝要將迎殆無虛日然弓矢衆無不服母曰汝父以忠孝裨補國家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役以杖手之金魚墜地太祖問王官侍講曰秦王學業何如曰近日所

言文苑卷四
七
作文詞甚好上曰帝王家兒不必要會文章但
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他日免爲侮文弄法
吏欺罔耳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
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
子元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
執事卽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
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

及自卑達如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
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韓魏公知泰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
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廟於春宮

國朝翰林學士佩金帶朱衣吏一人前道兩府
則兩人笏頭帶佩魚曰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
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內庭久者又曰眼
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李藩未第時有僧告曰公是紗籠中人藩問其故曰凡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後果至台輔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腎方知兵刃爲食乃鑄腎爲二劍雄爲干將雌爲莫耶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鰲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下釣時取此等蒙漢爲餌其狂誕類此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鰲客李怒曰旣解釣鰲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以何爲鈎曰以日月爲鈎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士人初登地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燒去乃得成人又說新羊入羣諸羊抵觸不相親附燒其尾乃定又說魚

躍龍門化龍時必須雷電爲燒其尾乃化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
巾以辱之州鄉大以爲恥竟不捶一人
葉法善有道術居玄真觀一日會數朝士滿坐
思酒忽有一人敲門稱麴秀才突入坐少年秀
美談論不凡法善潛以小劍擊之應手墮地化
爲甌榼中有美酒遂共飲之皆曰麴生風味不
可忘也

韓退之詩云且宜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
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士窟春富平之
石練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南麴
米春裴劍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
酒多以春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
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簞謂
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簞也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聞天下
脣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于面則衆
所共見脣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
眉州有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以磚甃四圍皆
屋凡三十餘年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
如風雨皆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舊說不以
龜守則爲蛟龍所取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
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志精神不衰

久而自然達理

上元燃燈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

簡文帝有列燈

陳賦

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燈詩

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

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

唐曰曆上元三年三月勅云制勅施行旣爲永
式皆白紙多有蠹食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司及
州下縣並用黃紙書之

唐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
初學真可爲終身記耳

呂蒙正方應舉就舍建隆觀泂幹入洛鍊室而
去自冬涉春方回啟戶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
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唐內庫有青酒杯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
之温温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之曰自暖杯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馬腦枕之則十洲三島四

海五湖盡在夢中明皇因名爲游仙枕

李太白少時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膽逸名聞天
下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
至文宗時遂寢此儀

官中寒食時競立鞦韆爲樂明皇呼爲半仙之
戲

宋璟愛民恤物時人謂之有脚陽春言所至之

言苑卷四
處如陽春及物也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燦于齒
牙時人號爲祭花之論

都人士女正月十五後乘車跨馬郊野中爲探
春之宴

唐明皇命相先以八分書書姓名金甌覆之
有書生謁李林甫云管子文後化爲筆
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

院中有雙鵲栖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每學士會
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
事因謂之靈鵲故晁翰林詩云却聞靈鵲心應
喜并予詩云靈鵲先依玉樹栖蓋爲此也

賞花釣魚三館維直館預坐校理以下賦詩而
退太宗時李宗諤爲校理作詩云戴了宮花賦
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慘却出宮門去還似
當年下第時上卽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

會也

祥符八年蔡文忠狀元及第上視其秀偉顧宰相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始于此也

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煮藥將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煮再覆方就榻夢神人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也敢以毒加害遜懼

而寤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前輩作花詩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黃曾直醮藤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丈夫淵材作海棠詩云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元厚之少時夢人告曰異日須兄弟數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夢不然熙寧中學

言苑卷四
士者五人先後同在翰林韓持國維陳和叔繹
鄧文紉縮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皆從系始悟兄
弟之說

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
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爲相極其貴盛人
之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後趙石李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
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故羅隱曰鎖門千里

更無人到絲綸五色惟其鳳銜

古者朝宴衮服中有白紗中單百官郊享服中
有明衣皆汗逐之狀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
汗透中單改名汗衫

三代以韋爲筭袋盛筭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
爲龜袋唐永徽中四品官竝給隨身魚天后改
魚爲龜唐初卿大夫沒追取魚袋永徽中勅生
平在官用爲褒飾沒則收之情意不忍五品以

上薨魚更不追取

古有革帶反插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帶唐高祖
詔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

官銜之名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開奏之時
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
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口銜物取其
連續之意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
續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

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點跡大
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
印面故有月點錢

梁職儀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
如筆通志曰僕射尚書手版以紫衣裹之名曰
笏梁中世以來唯八座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
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陳希烈不便執笏騎
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云便爲將來故

事

蔡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寇萊公守北門虜使經由問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荅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齊李崇爲兗州刺史州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諸村始聞者搥鼓

一通次聞者復搥以爲節俄頃之間蔽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村置鼓樓自此始也

宋孝王問司天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闕門右搥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於西京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兌爲澤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長竿使衆人觀之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
歐陽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
學士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
墨正當其中至屈折處亦當中無偏側乃筆鋒
直下不倒則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蔡君謨以散筆
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

亦自成一家也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
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卽
此意也

老杜詩曰笋根稚子無人見唐人食笋詩云稚
子脫錦糊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笋明矣故一
名曰稚子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

言卷四
解則錄之不解則又改之故唐末之詩近于鄙俚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文熹宴御製詩遂爲故事仁宗詩尤多有云寒儒達錦運報國合何如

今人謂駟贍爲牙本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牙似牙字因轉爲牙今人謂萬爲力千爲撇但數目可按故能存本字不然亦若

牙牙耳

山谷云作詩正如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也

謝朓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云中有清圓句銅丸 枯彈蓋詩貴圓也然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乾枯能不失二者之間則可與古詩者並驅矣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遊

也掌漏官曰壺郎潘岳謂刁斗曰金柝金銅點是也

寶顏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一

宋荆溪吳氏著

明秀州

郁嘉慶

陳臯謨

校

退之原性

退之既以仁義禮智信言性則不當立三品之論今別爲三品而以品之下者爲惡則是仁義禮智信亦可謂之惡歟其言之自相抵牾如此

又曰上者可學下者可制而品則孔子謂不移也夫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謂其自暴自棄者爾若下者可制則不得謂之自暴自棄亦不得謂之不移也無乃亦與孔子之言異乎

退之作墓銘

曾子固云銘誌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於善惡無不書而銘特古之人有功績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存

於廟或置於墓一也吾觀退之作王適墓銘載娶侯高女一事幾二百言此豈足示後耶然退之作銘數十時亦有諷有勸諒非特虛美而已題歐陽詹哀辭謂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吾之爲斯文皆有實也史稱劉义者持去退之金數斤曰此諛墓中人而得之者不如與劉君爲壽以退之剛直不肯諛生人以取富貴乃能諛墓人而得金耶獨其與王用作神道碑所得鞍

馬白玉帶蓋表而後受退之於此固未能免俗然他無所見也又小人欲奪金而設辭耳

柳子厚龍城錄

舊唐史譏退之爲羅池廟碑以實柳人之妄然余按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予得之不詳其理持欲隱余於斯歟審如是則碑中所載子厚告其部將等

云云未必皆柳人之妄而詩所謂驅厲鬼兮山之左豈亦用石刻語耶然子厚嘗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月令論斷刑論天說禘說非國語等篇皆此意而龍城錄乃多眩怪不經又何也

文字序語結語

尚書諸序初總爲一篇毛詩序亦然史記有有序西漢書楊雄傳通載法言諸序放此也其曰

作五帝本紀第一作夏本紀第二譔學行譔吾
子之類與作堯典作舜典之義同蓋序語也韓
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晦菴考異謂古書
篇題多在後荀子諸賦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題
不應復出以愚觀之此乃結語非篇題也其文
意以爲適丁民有物怪之時故作原鬼以明之
如史記河渠書末云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
之詩而作河渠書退之正祖此又送竇平序末

亦云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
答於知已不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
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
序後人泐襲者甚多如李習之高愍女碑云余
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衛
云作原十六衛賈同責荀云故作責荀以示來
者孫復儒辱云故作儒辱荆公閔習云作閔習
豈皆篇題之謂哉

白虎通司空解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謂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也漢儒之繆如此可發千載之一笑

鳩杖

蔣考叔天台人名鸚嘗著蒙齋門人錄內載漢用鳩杖事舉風俗通云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間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

之者以爲必無人遂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愚謂俗說恐未必然按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王介甫初字介卿

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

王介卿詩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蓋集中
所遺者其篇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
介卿家

孟郊年四十六登第

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
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
第樊汝霖云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
科記郊登第在正元十二年李程榜又按墓誌

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十四自元和元年逆數
而上至正元十二年凡十九年矣郊登第當是
年四十六又退之薦士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
何耄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溧陽尉也誌謂之幾
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集中有落第詩
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歸留別
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今誌
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

何也

文選君子行

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無之此篇載於曹子建集意卽子建作也

曹鄴謝逸詩

曹鄴讀李斯傳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然欺明當

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艸中綠姚鉉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盡矣文鑑載謝逸閨恨詩亦止六韻削去曼語一歸之正便靄然有行露之風此亦編集文字之一法也

郡丞之謂守丞

陳勝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嘆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笑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已而已而此李翱拜禹言見集中姚鉉取之於文粹所歌卽屈原遠游中語也蓋與接輿楊朱唐衢韓愈同意可悲矣

韓柳文法祖史記

退之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蓋祖史記老子傳云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爲能游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罾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子厚游黃溪記云北之晉西適函東極吳南

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溪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後山簡齋詩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氣象淺露絕

少含蓄陳簡齋又模而衍之曰俗子令我病紛然來座隅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可謂短於識而拙於才者也

黃亢臨水詩

文鑑載黃亢臨水詩云去年昨日水今日到何處蓋蹈襲杜牧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云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

呂東萊詩

東萊先生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云木脫獻羣
峯雲生失前浦蓋用荆公暮林搖落獻羣峯木
落崗巒因自獻少陵歸雲擁樹失山村之語

東坡于湖詩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
日顛風當斷渡于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三
日風用坡語也

杜子美錢起詩

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云
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退之詩善形容

退之贈無本詩有云風蟬碎錦纈綠池堙菡萏
英芝擢荒榛孤翮起連茨醉贈張云徹君詩多
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
藉學古淡軒昂避雞羣至論李杜則云想當施
手時巨忍磨天揚垠厓劃崩豁乾坤擺雷履其

形容諸人之詩亦可謂奇巧矣

岑參詩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
還從舊路歸于武陵祖其語意云猶爲布衣客
羞入故關中賈島亦云有恥長爲客無成又入
關唐詩人類多哀窮悼屈之語通塞命也世間
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羞者多矣爲布衣何可
羞耶

山谷詩意與退之同

韓退之病中贈張十八詩意奇語雄序其與籍
談辨有云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
野解旆東空杠云云廻軍與角逐斫樹收窮麗

後山谷次韻荅薛樂道云薛侯筆如椽崢嶸來
索敵出門決一戰不見旗鼓迹令嚴初不動帳
下聞吹笛乍奔水上軍拔幟入趙壁長驅劇崩
摧百萬俱辟易正與退之詩意同才力殆不相

下也

左經臣詩

左緯字經臣黃巖人能詩陳了翁嘗喜其一別
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句以爲非特
辭意清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之
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句耳戴叔倫寄
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
人游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卽到白頭時魏野寄

唐異云能銷幾度別便是一生休但經臣語尤
婉而不迫爾

山谷詩與杜牧鄭谷同意

張祐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
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後
宮鄭谷亦云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
微秦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
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盃解作江南斷

賜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

王季友詩

唐王季友觀于舍人壁畫山水詩云野人宿在
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
簾放出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
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語意
淺陋類兒童幼學者山谷題鄭防畫夾云惠崇
煙雨歸鴈坐我瀟湘洞庭欲換扁再歸去故人

言是丹青大略與季友相類然語簡趣遠工於
季友百倍矣

江文通

能改齋漫錄云江文通擬湯休詩日暮碧雲合
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
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吹橫曲云日落登
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
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余謂江不

但用魏文語後之襲江亦非止此二人淮南小山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艸生兮萋萋陸士衡擬庭中有奇樹云芳艸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卽招隱語也謝靈運詩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蓋又祖士衡而江則兼用陸謝及魏文語也其後唐韋莊章臺夜思云芳艸已云暮故人殊未來寇萊公楚江夜懷云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來無非蹈襲前語而視陸謝則又絕類矣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云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後秦少游吊鍾文全放此

云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激宮流羽以嗣
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
錢爲鎛爲銓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鼐以
効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
於緇素乎豈爲麟趾裏蹄之形翕然爲玩於邦
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
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
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放楚辭卜居篇耳

飲墨

俚俗謂不能文者爲胃中無墨蓋亦有據通典
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
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山
谷次韻楊明叔云睥睨紈袴兒可飲三斗墨又
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翁醉時吐出
胃中墨唐王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汁數升
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

謂勃爲腹藁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數石不亂可謂善飲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蒲禹卿諫蜀王衍幸秦

蜀王衍荒淫惑於宦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外切諫毋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衍皆不從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扁似太宗

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
止息於諸處林亭多看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
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
恣閒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申歡好信幣交馳
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
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
下纂承以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

爲此際依然整蹕又擬遠別宸宮昔秦王之變
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却宗祧
言將道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
慮於危亡但恐乖於仁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
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
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
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縣谷唐師
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

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
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
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
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見但云衍幸秦州
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予於太平廣
記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東萊野步詩

司空圖有碁聲花院閉之句東坡喜之以爲吾

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
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故作詩有云誰
與碁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東萊野
步亦云幽人不可親碁聲時出卽此意也

劉義落葉詩

茗溪漁隱載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
易見巢黃巖左經臣亦有落葉詩禽巢先覺曉
蟻穴未知霜意同而工又過之矣

魚鱗鱗

隆泰容業精

隆泰容業精

隆泰容業精

寶顏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二

宋荆溪吳氏著

明秀州

郁嘉慶

顧雲鵠校

離騷名義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

本下傳詩卷二
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
名義且不知况文乎

冷齋誤載邵堯夫詩

冷齋夜話云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
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
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
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
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痴叔詩如

食鯽魚惟恐遭骨刺此詩邵堯夫作而冷齋誤
以爲瑩中或者瑩中手書此詩冷齋不知爲堯
夫作歟

錄囚

世俗誤以錄囚爲慮囚按雋不疑傳每行縣錄
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否
今云慮囚本錄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
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然則錄誤爲慮自唐已

然矣

桃源

淵明桃花源記初無仙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隱
五百一朝敞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多以爲仙
如韓退之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
荒唐劉禹錫云仙家一出尋無踪至今流水山
重重王維云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
還又云重來遍是桃花水不下仙源何處尋王

逢原亦云惟天地之茫茫今故神仙之或容性
昔王之制治今惡魅魍之人逢逮後世之陵夷
今固神鬼之爭雄此皆求之過也惟王荆公詩
與東坡和桃源詩所言最爲得實可以破千載
之惑矣

坡賦祖莊子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
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

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
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
乎蓋用莊子語意

文章緣起

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
目之始按論之名起於秦漢以前荀子禮論樂
論莊子齊物論慎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
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乃以王褒四子講

德論爲始誤矣

西山江西湖南之政

西山初守泉南士民愛之如父母後帥隆興頗
抑強扶弱謗譽幾相半改帥潭士民愛之復如
泉南後西山退居書于冊云洪之政駁任氣爲
之也湘之政醇任理爲之也若公可謂知過進
德者矣

知文難

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文之
難甚於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
猶倚於一偏况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楊
誨之猶大笑以爲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游號
稍有才者也東坡謂南豐編太白集如贈懷素
艸書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詩而濫與集中
東萊編文鑑晦庵未以爲然以諸有識者所見
尚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無足怪

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人
必怪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繆歐
公初取東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
亦言張文潛秦少游士之超軼絕塵者士駭所
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亦嘗及吾與二
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
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
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三年後當論定也往

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饑渴然自周南仲死
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篋窻陳壽老卽傾倒
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爲證
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
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篋窻卓然爲學者所宗則
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
於篋窻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
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水心合銘陳同甫王道甫

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
而心未平水心每以爲然也作抱膝軒詩鐫誦
規責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
名龍川雖不樂亦不怒垂死猶托銘於水心曰
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辨故水心祭龍川
文云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
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

既嘗爲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爲集序精峭卓特
歎其才不爲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謂同
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奪而予
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
以陳同甫王道甫合爲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
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
然異端著書則同魯連非鄒陽之比然慷慨言
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

志復讐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
爲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父至矣末後微
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昌黎評柳子厚略相類
水心於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
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爲疑此要當爲知者道也

沙漲江合出宰相

國史章得象傳閩中謠云南臺江合出宰相至
得象相時沙漲可涉台州舊有謠云下渡沙漲

出宰相至謝子肅爲相果驗

爲文須遇佳題伸直筆

爲文須遇佳題伸直筆不然則文雖工不足貴也今世以掌制爲儒者至榮夫不能堪其任者固不足爲榮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繆於黜不必遇佳題朝廷或牽於忌諱不能伸直筆則掌制乃儒者之至辱也開禧間廟堂欲以水心直北門水心辭不能且云某作一詔當用十

日半月恐不及事蓋是時國論已非水心正慮墮此二者故設辭耳貧窳初入館史相極傾慕未幾意嚮不合語人曰陳壽老好一臺諫官只太執耳後又遣所親諭意欲以爲權直學士院貧窳荅云某不能以文字與人改不可爲權直史聞之不樂貧窳遂久不遷蓋史當國凡代言者必進藁本史或手自塗抹或令館人刪改如辛卯火災陳立道卓艸罪已求言詔有云朕爲

人子孫而不能保守宗廟爲人父母而不能安
全井邑儘有意味史惡其太直不用再具藁復
不用至三具藁復不付出叩之則曰令敷文竄
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陳但飲氣而已所謂儒
者之至辱又不止於無佳題枉直筆而已當時
代言之人猶不自知恥可嘆也

子美艸堂詩

子美艸堂詩云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

喜我歸沽酒攜胡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城郭喜我來賓客溢村墟蓋用木蘭詩云爺娘
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但連用古人句
亦不可爲法也

詩人以艸爲諷

自離騷以艸爲諷論詩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懷
云白露下百艸蕭蘭共憔悴青青四牆下已復

生滿地樂天咸陽原上艸云野火燒不盡春風
吹入生僧贊寧詩婁路花爭發閒門艸易荒後
山詩集牆頭霜下艸又作一番新後徐師川詩
遍地閒花艸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譏也

曹緯詩

杜詩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曹緯蹈襲之云
爲問征途間誰如此山者

寬於一天下

杜牧贈宣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
下潘興嗣逍遙亭詩用其語云寬於一天下原
憲惟桑樞

行色野色詩

司馬池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
見渡頭顛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前
輩稱之此詩惟第一句最有味范文正公野色
詩非煙亦非霧翼翼映樓臺白鳥忽點破夕陽

還照開肯隨芳艸歇歸逐遠帆來誰會山公意
登高醉始回第一聯六字下於池詩乎此梅聖
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

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

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
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
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
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

文同一關鍵也然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燄而
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能兼之者歐公耳水
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顧
其簡淡朴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自然無用
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難識也水心與篋窻論
四六篋窻云歐做得五六分蘇四五分王三分
水心笑曰歐更與篋一兩分可也水心見篋窻
四六數篇如代謝希孟上錢相之類深歎賞之

蓋理趣深而光燄長以文人之華藻立儒者之
典刑合歐蘇王爲一家者也真西山嘗謂余四
六頗淡淨而有味余謝不敢當因言本得法於
篋窻然才短終不能到也

孔子問禮於老子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
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虛氣與多慾
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

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禮問聃聃知禮者而
聃之言如此亦豈非禮之意然而獨諱言禮顧
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蓋聃之於禮
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廢則意亦不能
以獨立矣此老子鑑文之弊而矯枉過正之言
也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
禮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旣稱
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旣

稱太史儋卽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老子而太史公不能斷邪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卽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論禮之意則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亦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旣曰隱則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

二公不免於癡

歐公記菱溪石慮後人取去則以劉氏子孫不能長有此石爲戒東坡記四菩薩畫慮後人取去則旣以父母感動人子而亦以廣明之賊不能全子孫而有此畫爲戒以僕觀之石雖奇畫雖工要皆外物耳歐公之移置二石雖非取爲己有其爲取一也東坡旣知捨此畫矣而猶汲汲恐他人之取其爲不能捨亦一也石與畫自二公不能不戀戀而欲使他人不戀戀得乎中

人
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貪心雖刑禍立
至尚不知戒况身後盛衰乎且東坡之捨此畫
日爲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日爲父母
乎然則二公之見猶不免於癡矣

郁云米元章
臨終焚所玩

法書名畫
卽是此意

鯨

台之諺稱水母以鰕爲眼蓋非虛語廣韻言鯨
卽水母也以鰕爲目

文字有江湖之思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今秋風洞庭
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
倣之者杜子美云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意
近似而語亦老陳止齋送葉正則赴吳幕云秋
水能隔人白蘋况連空意尤遠而語加活水心
送王成叟姪云林黃橘抽重渚白蒹葭輕意含
蓄而語不費

讀中興頌詩

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黃魯直潘大臨皆可
爲世主規鑒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陳去
非篇末云小儒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
欲搜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湧空心惻蓋當建炎
亂離奔走之際猶庶幾少陵不忘君之意耳張
安國篇末亦云北望神臯雙淚落只今何人老
文學語亦頓挫含蓄然首句云錦綉兒啼思塞
酥雖曰紀事其淫褻亦甚矣首以淫褻犯分之
語似非臣子所宜言至於末句乃若愛君憂國
者則吾未敢信也

文有正氣素質

文雖奇不可損正氣文雖工不可掩素質

爲文大槩有三

爲文大槩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前輩不肯妄改已成文字

前輩爲文雖或爲流俗嗤點然不肯輒輕改蓋
意趣規模已定輕重抑揚已不苟難於遷就投
合也歐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載呂范交歡弭
怨始末范公之子堯夫不樂欲刪改公不從堯
夫竟自刪去一二處公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爲
其子弟擅於石本移動使人恨之荆公作錢公
輔母墓銘錢以不載甲科通判出身及諸孫名
欲有所增損荆公荅之甚詳大略謂一甲科通

判苟粗知爲詞賦雖閭巷小人皆可以得之何
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夫人榮明天

下有識者

以不

置悲歡榮辱其於心也七孫業文

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

之於義何當也又云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

也宜以見還而別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東

坡作王晉卿墨繪堂記內云鍾繇至以此嘔血
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

王涯之復壁皆以兒戲害而國凶而身此留意
之禍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請改之坡荅云不
使則已卽不當改蓋人情喜諛而多避忌雖范
錢王聞人猶不免何怪流俗之紛紛乎而作者
之文固不肯諛固不肯避忌雖與范錢王厚善
亦終不爲改也水心作汪叅政勃墓誌有云佐
右執政共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
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改水心荅云凡秦檜時

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爲
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
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
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政四字碑
本亦除之非水心意也水心荅書惜不見集中
退之二云吾之爲此文豈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
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通
其詞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尙毀譽於

人則吾之爲斯文皆言賈也然則妄改以投合則失其實矣穆伯長貧甚爲一僧寺記有賈人致白金求書姓名伯長擲之於地曰吾寧餓死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夫求之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者所爲墓誌及他文後多收入史傳使當時苟務投合則已不能自信豈能信世乎水心爲貧窻集序末云趨捨一心之信否藏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文者

宜思焉故凡欺誑以爲文者文雖工必不傳也
水心文不爲無益之語

自古文字如韓歐蘇猶間有無益之言如說酒說婦人或諧謔之類惟水心篇篇法言句句莊語

水心文可資爲史

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淳熙後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末國勢汗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

可見後之爲史者當資焉

陳後山詩

復齋漫錄載陳後山詩云平生精力盡於詩蓋出於溫公上通鑑表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予觀杜荀鶴贈山中詩友云平生心力盡於文亦恐其語偶同耳

寇萊公詩

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人謂其有宰

相器然韋應物亦有野水無人舟自橫之句豈亦便可擬其爲宰相耶

崑崙月窟東巉巖

杜詩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巉巖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何也前後註詩者皆不分曉解此義詩意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却在東也

寶顏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二終

寶顏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三

宋荆溪吳氏著

明秀州

郁嘉慶

包

衡

校

水心文不蹈襲

水心與篔簹論文至夜半日四十年前曾與呂
丈說呂丈東萊也因問篔簹某文如何時案上
置牡丹數瓶篔簹曰譬如牡丹花他人只一

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
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
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毫瓦瓦盃然却
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人耳毫瓦雖
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然蹈襲最難必有異稟
絕識融會古今文字於胷中而灑然自出一機
軸方可不然則雖臨紙雕縷祇益爲下耳韓昌
黎爲樊宗師墓誌言其所著述至多凡七十五
卷又一千四十餘篇古未嘗有而不蹈襲前人
一言一句又以爲文從字順則樊之文亦高矣
然今傳於世者僅數篇皆艱澁幾不可句則所
謂文從字順者安在此不可曉也

退之慚筆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甌石之儲常空於
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蓋不免類
俳陳止齋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蓋

不免有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邪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水心文章之妙

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歐公文林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鑒矣

東坡享文人之至樂

王德父名象祖臨海人早從丘宗卿入蜀有志

義立學工古文晚爲水心所知德父嘗爲余言
自古享文人之至樂者莫如東坡在徐州作一
黃鶴樓不自爲記而使弟子由門人秦太虛爲
賦客陳無已爲銘但自袖手爲詩而已有此第
有此門人有此客可以指呼如意而雄視百代
文人至樂孰過於此 余謂自古山水游觀之
處遇名筆者已罕幸而遇則大者文一篇小者
詩一聯而止耳未有同時三文而皆卓偉可以

傳不朽者坡之詩又未論也盛山十二詩唱者
止如此和者固不能無優劣退之滕王閣記云
文列三王之右與有榮焉此特退之謙辭如退
之記固宜傳三王如勃之序雖載人口而綺靡
卑弱乃爾其餘可知也以同時遇三文而皆可
傳自古惟黃樓耳

水心能斷大事

水心平生靜重寡言有雅量喜愠不形于色然

能斷大事紹熙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
庭中外洶洶未幾壽皇將大漸諸公計無所出
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度使其壻太學生王
棐仲溫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當何如水
心曰如此却是獨夫也仲溫歸以告黃公公大
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

晦翁斬大囚

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 嘉王

爲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
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

劉正字不堦墀

王參預帥閩以貴倨御僚屬正字劉公朔時爲
福清宰初至以法不當堦墀令吏先白之參預
怒劉公候客位連日不得見竟棄去曰吾不妨
教學子以活參預使吏覘之則已過大義渡矣
不得已使吏挽回批報以省元特免堦墀他不

爲例劉公在福清每出遇市巷小兒讀書者必
下車問其讀何書爲解說訓誨之市巷小兒皆
相習爲士而邑之士風特盛福清之政至今人
稱之

陳龍川省試

陳龍川自大理獄出赴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
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
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

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却有理又舉
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
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旣而果
中榜

沙溪驛詩

與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上云沙溪祇是舊沙溪
今日重來路欲迷獨有暮鴉知我意白雲深處
盡情啼不知何人作

水心薦周南仲

韓侂胄當國欲以水心直學士院艸用兵詔水
心謝不能爲四六易彥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
見成本子何難蓋兒童之論非知水心者旣而
衛清叔被命艸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
一日縱敵遂貼數世之憂清叔見水心舉似誤
以爲墟爲成墟水心問之衛惘然他日周南仲
至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

南仲愕曰本爲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
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薦南仲宜爲文
字官遂召試館職

魁輔碑

陳自強本太學服膺齋生旣當國齋中爲立碑
刻魁輔二大字雷參政孝友時爲學官作記稱
頌以誦之刻大字之下陳敗雷欲磨去以泯其
迹諸生不從一日諸生赴公試雷遣人亟磨去

之嘉定更化雷復顯用反攻他人爲附韓而欲
自表其非韓黨可嘆也

詞人懷古思舊

詞人卽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
今舉其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
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
還過女牆來愚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艸堂無
主燕飛回隔簾燈見中庭艸一樹山榴依舊開

又艸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隣家惟見里
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鞏南游詩傷心
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艸
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
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
畦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穉子
餽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
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槩不越諸此

而近世倣倣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

和平之言難工

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者也

陳簡齋詩

簡齋之詩晚而工如木落太湖白梅開南紀明
慷慨賦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却生哀山林有約
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饑樓頭客子杪秋後日
落君山元氣中世亂不妨松偃蹇村空更覺水
潺湲皆佳句又有晚晴獨步及題董宗禹園先
志亭等古詩亦皆佳

陳元爲杜韓之先驅

唐之古詩未有杜子美先有陳子昂唐之古文
未有韓退之先有元次山陳元蓋杜韓之先驅
也至杜韓益彬彬耳

詞科習氣

東坡言妄論利害攙說得失爲制科習氣余謂
近世詞科亦有一般習氣意主於諂辭主於誇
虎頭鼠尾外肥中枵此詞科習氣也能消磨盡
者難耳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
然縹緲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
實惜其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李習之諸人文字

文字之雅淡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
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
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
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
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

易到

劉原父文

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爲歐公名盛所掩而歐曾蘇王亦不甚稱其文劉嘗歎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曾蘇王並而水心亦亟稱之於是方論定

晦翁按唐與正

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爲隣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辨俠氣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爲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旣揭榜唐取同父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疎同父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於官奴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於台州知其事具以告誨翁時高

炳如爲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爲浙東提舉按行至台炳如前途迂而訴之晦翁至卽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爲鄉人先密申朝嫌省避晦翁按章及後季海爲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有才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湊求見黃巖謝希孟與同

甫有故先一日與樓大防諸公飲巾山上以待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夾簾言說盡尊拳并毒拳語已可怪旣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伎樂燕之東湖同甫在坐與官伎語酒至不卽飲希孟怒詰責之遂相詈擊妓樂皆驚散明日有輕薄子爲謔詞末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一州傳以爲笑

銘詩

銘詩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爲最東坡表忠觀
碑銘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湖江海爲
東只此四句便見錢璆忠勇英烈之氣閉爍乾
坤上清儲祥宮碑銘云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
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
母及其孝孫讀之儼然如畫悚然如見而天帝
與祖宗所以念下民眷子孫之意又仁慈惻怛
如此後之爲文者非不欲極力模寫往往形貌
雖具而神氣索然矣

近世詩人

大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退之論魏晉以降以
文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
其志弛以肆近世詩人爭效唐律就其工者論
之卽退之所謂魏晉以降者也而况其不能工
者乎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者僥倖之尤耳若澤詭說睢而代之相無分工寸謀於秦而遷於二子皆稱其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又曰二子不因厄其能激乎遷之繆如此非所謂退處士而進姦雄者歟

漢武帝用王恢議擊匈奴

夷狄叛服不常以恩信結之猶懼其變而况以詐先之乎漢武帝建元六年匈奴請和親王恢

議請擊之韓安國以爲不如和親便羣臣多附安國帝乃許和親然不三載復從王恢之策欲誘致以利而伏兵擊之是不以恩信結之而以詐先之也匈奴安得而不叛自是而後入上谷入鴈門入代殺太守殺都尉殺掠吏民漢無一日不被其擾而帝亦恥初謀之不遂命將出師無虛歲而海內耗矣蓋自王恢之謀始也初帝命恢與韓安國擊閩越懷南王安上書諫而安

國無一語知其事雖可已而名義猶正也至是則力爭不可知其名義太不正也使恢謀不行匈奴未必屢叛武帝雖黷武亦豈如是甚哉

衛青重汲黯

衛青一奴虜也然貴爲大將軍日見尊寵汲黯與之抗禮不拜而青愈賢之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公孫弘號爲儒者反怨黯之面折而陰欲擠之死地曾一奴虜之不若也

哀哉

東坡穎濱論三良事

東坡秦穆公墓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子由和篇云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穴惴豈如田橫

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
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
游未子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旣未竭君
子不爲詭三良殉公意要自不得已二詩不同
愚謂子由之說稍近君子進退存亡要不失正
而已豈苟爲匹夫之諒哉論者罕能知此如王
仲宣云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
安得不相隨曹子建亦云生時等榮樂旣沒同

憂患若然則是三良者特荆軻聶政之徒耳東
坡晚年和淵明詩云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
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
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
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
愛三良安足希蓋其飽更世故閱義理熟矣前
詩作於壯年氣銳之時意亦有所激而云也

唐德宗時太學風俗不美

余讀何蕃傳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嘗疑六館之士如此其衆豈能守節義者獨蕃一人而已乎至讀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云僕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葉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陵傲長上而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異者泚無疑

相如美人賦

宋玉諷賦載於古文苑大略與登徒子好色賦相類然二賦蓋設辭以諷楚王耳司馬相如擬諷賦而作美人賦亦謂臣不好色則人知其爲誣也有不好色而能盜文君者乎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名紙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名紙蓋起於此今人謂之名贄非也

乞巧文似送窮文

子厚乞巧文與退之送窮文絕類亦是擬楊子雲逐貧賦特名異耳

寶顏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三終

寶顏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四

宋荆溪吳氏著

明秀州

郁嘉慶

校

陳詩教

聖上親政二事

紹定之末史相薨聖上親政即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國門西山在泉聞之喜甚曰二凶去矣聞特犬豕越乃虺蛇蓋梁聞人李越人也未幾並

除洪公咨夔王公遂爲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無此矣余嘗歎息此二事與石徂徠所頌慶曆何以異蓋進賢退不肖固難而決裂迅疾如此者尤難此非特聖主英斷追蹤堯舜亦是天理人心終無泯滅時節特其一晦一明各關氣數而氣數未嘗不回世人但隨氣數以爲變遷者真冥愚無知者也余賀西山起廢再知泉州啓云弊事萬端終有轉旋之理仁心一點本無

歇息之期時紹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驗又云百轉窮通吾何榮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輕西山頗稱賞

太史公循吏傳

太史公循吏傳文簡而高意淡而遠班孟堅循吏傳不及也

賈誼傳贊

曩見曹器遠侍郎稱止齋最愛史記諸傳贊如

賈誼傳贊尤喜爲人誦之蓋語簡而意含蓄咀嚼儘有味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

張守節爲史記正義云班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少加異者不弱卽劣史記五十一萬六千五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序二百二十五年事遷引父致意班書父修而固蔽之優劣可知矣余謂此言止論才未

論識也堯舜典當時史官作也形容堯舜盛德發揮堯舜心術鋪序堯舜政教不過千餘言而坦然明白整整有次第詳悉無纖遺後世史官曾足窺其藩哉曾子固謂不特當時史官不可及凡當時執筆而隨者意其亦皆聖賢之徒也要之論後世史才以遷爲勝然視古已霄壤矣按班固序傳稱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尊其父至矣謂之蔽其父者非也

司馬貞張守節論史記

司馬貞云史記十二紀象歲星一周八書法天
時八節十表倣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
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
而成歲張守節亦云而獨以列傳七十象一行
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數
也余按遷書本無此語蓋後人穿鑿臆說也亦
可謂繆矣

程蘇分黨

山谷稱周濂溪曾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
士淚多爲程灝滴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
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於周
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敵也

李悅齋和登樓賦

悅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樓賦不特語言工其
愛君戀國感事憂時忠操過仲宣矣

水心詩

水心詩蚤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爲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間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槩舉姑舉其近體成聯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逝秋聲點點分此分量不同周匝無際也江當濶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進也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筇無伴月明邊此惠和夷清氣象也

包容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滿涯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此感通處無限斷也舉世聲中動浮生胥帶來此真實處非安排也峙巖橋畔船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級也著蔡義前識簫韶舜後音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

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
 於因上峇堯覽吳越遂從開闢數義皇此等境
 界此等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子美能之他如
 驛梅吹凍葢柁雨送春聲綠圍齊長柳紅糝半
 含桃聽鷄催謁駕立馬待紬書野影晨迷樹天
 文夜照城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地深湘渚
 浪天遠桂陽城置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遣臘冰
 千筴勾春柳一絲燐迷王弼宅蒿長孟郊墳帆

色掛曉月鵬音穿夕煙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
 存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又特其細者

四靈詩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璣致中翁卷
 靈舒工為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為法其
 徒尊為四靈翕然倣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
 後輩頗加稱獎其詳見徐道暉墓誌而末乃云
 尚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蓋雖

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後爲王木叔詩序
謂木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鬪巧
極外物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
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
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道稱不如流連光
景之詩此論旣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以謝
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
騷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旣出爲唐律者頗怨

而後人不知反以爲水心崇尚晚唐者誤也水
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
近時學者歆艷四靈剽竊模倣愈陋愈下可歎
也哉

好罵文字之大病

山谷答洪駒父書云罵犬文雖雄奇不作可也
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切勿襲其軌
也往時永嘉薛子長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頗

有罵譏不平之氣水心爲其集序微不滿焉余少時未涉事亦頗喜爲譏切之文篋窻袖以質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其初聲名滿天下特少雋耳然當吳之年未有吳之筆也吳年少筆老脫似王逢原但好罵氣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後二年余以新藁見水心曰此番氣漸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罵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氣象不特文字進其胷中所養

益宏矣

山谷思邢惇夫詩

西山嘗舉山谷詩云惇夫若在鑄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余曰鑄字未穩事父母幾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耳子豈應鑄其父邪然邢恕游程氏之門早歲立節如此而晚乃顛倒錯繆師友且不得而挽回之矣豈一子所能鑄邪

止齋送陳益之詩

止齋送陳益之詩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論事不
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嚴整而和平作文不
欲如組繡欲如疎林茂麓窈窕而敷榮蓋陳益
之年正盛論事豪勇而作文喜爲詰屈聱牙故
以此勉之又云楨榦盍亦煩繩墨風味何如餘
典則末云君看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三歎息
皆有深長之意學者所當思也益之自負用世
才幹而脫略邊幅不羈故又以繩墨典則規之

水心因啓事薦士

水心舊爲監司有一舉員未發批付書吏令搜
檢僚屬通啓內有兩句云氣稟天下之至清品
列人間之最上吏旣檢呈卽日劾薦惜不記其
姓名耳

止齋得謗

止齋倅福州年正盛聰明果決帥梁丞相一委
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辭連其主之女止齋

必欲逮女以問諸寓公營救不獲於是有傳良之謗未幾論去後止齋歷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僅餘白金數十兩以殮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尚書于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嘆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髭髯寡言笑與張丞相德遠爲友靖康蜀擾避地豫章東湖之南

包巾布褐治圃種蔬耘植漑注皆有法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履履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艸鞋德遠入相貽書致厚幣屬帥漕曰雲卿管樂流亞也聞今灌園東湖斯人非折簡可招爲我詣其廬必致之帥漕更野服作遊客入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翁鄉里曰廣漢客又問張德遠亦廣漢人嘗識之否翁

為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為宰相
否翁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
子短於識小人二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
遊客承乏帥漕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翁
色變喉間隱隱有聲似怨張暴已蹤跡帥漕呼
輿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當納謁晨興候之戶
閉聞無人聲挾而闖焉則書幣不啓翁已遯矣
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拊几嘆曰求之不

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云雲卿風節高
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
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其圃今屬郡人宋自適
正父趙章泉名其室曰灌園菴雲卿今入國史
遺逸傳

木尚書訴鄭景元

永嘉木尚書待問少從學於鄭敷文敷文大儒
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

義之士也登甲科爲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
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
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諸公
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爲提拔景元亦不屑求
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壻蔡行之帥閩
爲之鋟版三山永嘉稱敷文爲大鄭公景元爲
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之敷文死後木尚書
造宅侵鄭氏地界景元不平往與木詈詬而手

擊之景元亦大爲木之子弟所箠明日木訴之
郡逮景元時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漸
悚退縮而止木素無聞望止以大魁爲從官爾
因此事永嘉人薄之

紹熙立君詔

紹熙末光廟有疾嘉王之立起於水心先生與
徐子宜之謀趙忠定令水心艸詔序孝廟大慚
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無嘗藥之人崩乏居喪

之主忠定不肯用別爲之水心曰禍將作矣吾當亟去蓋爲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謗興讒以禍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隨卽去國徐子宜本爲都司以功進從官未幾托胄果造謗忠定貶死而子宜亦遠竄水心旣不言功受賞亦不因功受禍若水心可謂知幾卓識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語余謂得之於先忠公之說如此又云先忠公嘗說如水心先生樣人

若出而用於朝時節必大好忠公名仲鴻後以僞學與水心同入黨籍坐廢者也其謚曰忠實憲爲謚議

東萊以譽望取士

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

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
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譽望
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蔡行之省試

蔡行之本從止齋學既以春秋爲補魁止齋遂
改爲賦以避之東萊爲省試官得一春秋卷甚
工東萊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讀書養望三年以
其艸冊投之帳頂上未幾東萊以病先出院衆

試官入其室見帳頂上有一艸卷甚工謂此必
東萊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爲首選此事
水心先生云

陳止齋

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
文名大震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艸屨方
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
子也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旣入學

芮祭酒卽差爲太學舉錄令二子拜之齋序止齋辭不敢當徑遯之天台山國清寺士友紛然從之者數月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旣登第後盡焚其舊藁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制之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常言太祖肇基紀綱法度甚正可以繼三代所著建隆編是也於成周制度講究甚詳有周禮說嘗以進光廟紹熙門光廟以

疾不過重華宮止齋力諫至牽御衣衣爲之裂除中書舍人不拜命而去後謚曰文節止齋之文初則工巧綺麗後則平淡優游委蛇宛轉無一毫少作之態其詩意深義精而語尤高後學但知其時文罕有識此者蔡行之亦鋟其集於三山但水心取其學取其詩不甚取其文蓋其文頗失之孱始初時文氣終消磨不盡也

魏鶴山言事去國

寶慶初朝貴多不敢輕接客接亦不敢一語及時事魏鶴山爲右史論事方岌岌一日獨會客余亦在坐鶴山言易泰卦只說一通字今日在上者多猜防掩蔽而下情不通於上在下者多料想驚傳而上情不通於下如何得有泰之象他日復上封事首論泰卦卽此意也故相欲觀諸公意嚮有一從官招諸從官飲因言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設醴觴客爲客者當荷主人美意

乃或指謫主人某事未是某事未善豈禮耶衆唯唯無語鶴山獨謂不然主人招客固美意然或所言議背理不合人情爲客者亦可強從命耶故相聞此語知決難兩立鶴山於是有靖州之行

堯舜典

堯典有君道焉猶易之乾也舜典有臣道焉猶易之坤也詩周南召南亦然

尚書文法

今人但知六經載義理不知其文章皆有法度如書之禹貢最當熟看舜典載巡狩事云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其事甚繁下載五月南巡狩則但云至於南岳如岱禮一句而已八月西巡狩但至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狩但

云至北岳如西禮不復詳載望秩協同禮玉等語蓋文法變化所謂如岱禮如初如西禮之類語活而意盡皆作文之法也至於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無逸等篇皆平正明白其文多整後世偶句蓋起於此

聖賢道統

典謨中皐陶論九德當居第一禹議論次之夔論樂又次之益亦有告戒又次之其後伊尹言

一德仲虺言建中傳說言學箕子言九疇周公
言無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統之傳爲後世
所宗者也至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則類聚而
究切之無遺誼矣孟子論道統亦云若伊尹萊
朱則見而知之萊朱卽仲虺也但孟子獨不拈
出箕子豈以僅及見武王而不及見文王耶

孟子文法

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

極可觀如齊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
蓋倣於此

甘蔗謂之諸蔗亦謂之都蔗

相如賦云諸蔗巴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蔗
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六帖云張協有都蔗賦

唐任翻詩

唐項斯周朴任翻皆赤城人能詩見赤城志按

唐文志項斯詩一卷周朴詩二卷任翻詩一卷
獨翻詩世罕傳者今郡齋有翻小集僅十篇而
已翻有題巾子廣軒詩集中不載詩云絕頂新
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
僧在翠微開竹房

此老吳姓第不知其名與字與葉
水心先生交好觀其篇中亟稱水
心先生不置故知之然考之水心

集中止有水心卽事兼謝吳民表
宣義六首及荅吳明輔一書而已
他竟無吳姓文字昔分爲八卷今
作四卷秀州拙修居士郁嘉慶跋

寶顏堂訂正荆溪林下偶談卷之四

終

木
信
言
卷
四

一
九



丁
巳

